郭襄靖公遺集

郭襄靖公遺集卷之二十一

莆中　郭應聘君賓著

年友漳浦朱天球君玉編

門人泰和郭子章相奎訂

門人晉江王任重尹卿校

不肖男良翰　梓

祭文

禱布政司土地桂林府城隍疏

地本尚靜變不虛生今本月十四日本司公堂之

後地陷數尺事出非常皆聘薄德所致也痛自思
省聘昏庸歼戾不能下安黎庶上召天和失職之
罪誠無所容逭矣如有一毫傾害僚屬之心有一
毫饕虐百姓之心三年常俸之外有一毫侵官帑
充私槖之心天地神明顯賜誅殛以爲居職不忠
者之戒罪在聘一人願無震動地方貽殃百姓聘
不勝惶懼祈籲之至謹疏

重新宋丞相信國公文文山先生鬱林祠祭文

惟君臣之倫紀兮亘宇宙而同然懷信國之忠

兮使余感涕而潸湲方炎宋之再燼兮忽神京之
四遷吊崖山之落日兮莽玉關之荒烟羌揮戈以
勤王兮歷百折而猶前矢成仁而取義兮詎獨口
耳乎遺編任千古之綱常兮曾冐鑊之足憐苟吾
心之爲安兮若羽化而昇仙抗英靈于霄漢兮恍
霆擊而電鞭俯文江之澹蕩兮望宰木之葱芊伊
欝林之遐嶠兮分苗裔于一廛肅新祠之聿覩兮
爰妥靈而致虔嗟元社之旣屋兮迺公後之丕延
固慶集於善積兮豈人定而勝天聘叨秉鉞乎西

土兮時景行而懷賢仰列星與喬嶽兮情惝怳而彌牽寄遐思於俎豆兮蠲椒醑與蘭荃公倘徉于
帝鄉兮庶有眷於余言

重復王陽明先生書院祭文

皇明撫運天挺忠良三神夜降公舉于鄉一跡披歷遠謫龍場貞遯講授字格遐羗既逃佛老復擯詞章良知獨契聖蘊彌彰紹前覺後功鉅難忘坐填
章貢撫軍閩邦迴旗舉義禽縛叛王功扶
社稷明哲保藏起拜伯爵載總粵疆岑猛授首思田

戎行伏波叶夢銅柱相望中天聖學貫日忠腸天
生碩鉅翼我陶唐先子志道仰止門墻太平佐郡
思田轉饟勸濟報國九死炎方維公旌恤殁且有
光聘慚後覺西土勛勵先子舊誼有懷藎傷佩公
心學廓公戚奕載復厥祠吾道之光操文展祀雲
日蒼黄神遊八極奠此大荒

重新陳白沙先生祠宇祭文

黄雲紫水白龍兆禎聖學久晦先生重明賢書載
領埽軌辭榮中和德粹養静力行筌蹄著述學匪

康成主盟斯道倒屣公卿尺疏尉薦惟林惟彭曰

朱少保勸駕神京

聖明重道蒲輪北征和楊試賦儒乃有真大拜史秩

寅亮承明病長傍母心豈忘君功卑管晏沛義與

仁白沙講授端倪陽春坐忘碧玉六合開闢繪像

懸寓活孟籍聲心源理奧似周似程晚薦内閣寵

命惟殷斯文未喪道脉攸存公論終定從祀常新

聘晚生閩海幸炙江門靜虛問學素矣服膺淵源

儒宗私淑吾身載新祠宇聿觀厥成神往倚斤[illegible]

覺蒼生

祭靖江王文

秀峰毓瑞堯山燿靈赤社肇封南國藩屏累葉衍

慶世篤忠貞越有

賢王於鑠令名哲思泉湧藻翰天成茂膺繁祉壽考

且寧倏馬觀化旋御雲軿徘徊仙路縹緲霓旌

龍章申錫載軫

皇情聘吊鎮斯土夙慕餘馨感兹永别愴矣心驚虔

脩俎豆薄效蘩蘋惟靈有赫鑒此來歆

祭大司空徐蒙泉公文

惟公際恬熙之景運兮毓川嶽之精秀早敷華於藝苑兮軼賈董以先後覽德輝以鳳舉兮集鵷鷺之文囿勤瑣闥之論思兮矢寅恭以裨佑篤忠貞之蹇蹇兮亶歷試而彌彰勞旬宣於楚甸兮沛惠澤之汪洋馳棘卿之芳譽兮佐邦計之劻勷平肺石之冤抑兮導寰宇之阜康肆陪京之重地兮資上哲之矩矱曰司惟汝諧兮肅明命以祗若溥美利於不言兮迺頌聲之交作與鈞衡之載陜兮樹

勛庸於恢廓胡彼蒼之難詰兮旋厭世而仙遊悵緑野之改色兮愴泉壑之驚秋惟賢嗣之烜燁兮紹翰苑之芳猷翔九苞之彩鳳兮騁萬里之驊騮侈作述之兼隆兮歆德福之交備垂琬琰之榮名兮剏褒恩之沓至粤公没爲不朽兮孰來玆之可跂曾居諸之不停兮聆臨川而傷逝聘叨秉憲於斯土兮瞻楷範於斗南慨光儀之日遠兮感疇昔其奚堪蠲蘩藻以充薦兮紛雪霰之毰毸庶鑒誠而顧諟兮恍叫馭而鸞驂

祭大中丞李三洲公文

惟公崛起南服早擅鴻譽孤節矯矯文藝其餘鳴琴越甸風流犖如入典司徒琅琅奏書旋改南宮五禮遂發楚狩龍飛周旋禁闥督學粵西茂傳衣鉢崇以廉隅申以帖括分司楚蜀藩臬入閩遊麟翔鳳所至嶙峋貴竹秉鉞綱紀弘振萌黎安堵丸類成實道與時遠急流勇退赤松與遊龐公結隊型範衣冠陶鎔後輩贊決當塗道伸于晦頻登薦剡畢桯初貞濛汜俄及霖雨空情爲世嗟者吾道

發程爲公嗟者孤桂先零顧有賢孫璞瑜雙栗況
公令聞歿而不汨嶺海精靈秘自今日重泉不昧
知公無忝聘曩官東粤獲接儀刑別公而西德音
頻承哀訃頃聞實愴我情炷香心淚遥向東溟

祭太師冢宰楊虞坡公文

惟公條山摽秀汭水鍾英篤生元宰祐我
皇明金閨通籍玉署著蜚聲天門龍躍赤霄鳳鳴入贊
戎畧出綜文衡志存宗社胸羅甲兵西陲仗鉞雷
震風行羽書載戢烽煙不驚薊門鎖鑰屹若長城

淵謨石畫百鍊彌精簡在

帝心正位樞筦熟路輕車天驕塞欵惟倭内侵南邦

眔卵惟幄運籌妖氛迅浣内奠外寧乾旋坤斡猷

壯甫申功早晏營寵卿簡閣晋爰屬具瞻振幽拔滯

登崇惟賢鑑同止水心質重玄師垣峻秩寵錫蕃

駢奕世濟美鶚翥蟬聯文武忠孝裕後光前兩間

完名三朝耆舊哲邁子房勇方疏安伯仲侍歸金

章紫綬洛社琴書平泉巖竇兒童走卒祝公眉壽

云胡一疾倏傳凶夜噫嗟人世石火須臾古稀不

朽德與功俱惟公勛節當代孰倫名勒旂常代襲
簪裾輝煌卹典
恩賚勤渠哀榮終始復何憾與聘夙沐陶甄竊分膏
馥西粵撫綏備承教督賁奉以周旋㣃冰集亦嶺徼
小康庇公餘福悲風遠至惜然心慼九原可作萬
夫莫贖川途阻紆末由匍匐絮酒瓣香聊申衷曲
列星長河公靈在目庶幾顧歆慰此遐矚
祭大司空康礪峰公姻家文
惟公海岳儲精星辰間氣抱道真醇秉心淵毅少

游黌序輙喦有司謂麟鳳瑞謂廟廊姿南省計偕

大廷射策

帝嘉陳對燁然御墨廼授翰苑中秘抽書揚芬摛藻

如璠如璵金馬直廬玉階良史啓沃經筵爲名學

士久貳秩宗大拜司空敦典樹烈丕式羣工履盛

戒盈乞骸累疏賢哉大夫衣終令譽恭梓講亂避

地嘉禾一班續集抱膝浩歌進階上卿兩奉

優詔稽首答稱

聖壽彌邵言歸故里結社賦詩洛中司馬人士嵩

內艱趨對于庭東山未詔望繫蒼生詎圖羽駕溘

爾云征偉惟公德博大溫恭如山斯立若海之容

三朝名世四國儒宗上裁皇典粵垂無疆退而秉

筆鄉論是公嗟汗未青而筆先絕造物忌成閭人

嗚咽况辱厚知寧忘惓結憶在丙午鄉書厠列幸

托青雲疇和白雪勉效驅馳誤蒙推轂公晉留都

余撫南服暨公東歸余亦茹毒同在桑梓歲更五

六數舍之地亡階可縮方期命駕遽聽訃音傷離

愴別懷昔感今年情雅誼迸淚沾襟三山之下鬱

鬱東林延首寄奠寫此哀忱

祭大傅呂文簡公同年文

天降星精作帝心膂功成而收載返其所雲漢之間昔傳今呂烱烱靈光繫我瞻佇惟公懋德慱大純誠象彼梧桂寔高且宏憶昔庚戌茅茹彙征觀公射策琅玕披呈臚唱卿雲景燄魁世宣暢國華焜煌

帝制聘廁版曹辱公嘉惠出守朗寧若隔天際公蹐卿執聘践臬藩吏公故國積有寒膻繼晉填撫節

鉞是虔誰則愛我罔俾它轅
主上龍飛首延論道
帝曰汝呂作我師保乃登黄閣乃調玄造秉衡持公
陸相歐老惟時粵土方事于戎乃用西瞻授算成
功駢蕃寵錫濫及顓庸游登卿貳寔荷帡幪聘伏
土苴聞公憂瘡懇疏乞歸木稼終患生應元符殁
當元旦驛訃上聞九五增歎易名褒贈特出
宸恩馳官葬祭懿典繽紛矧有賢胤甲第聯芬流光
積慶千載猶存聘也不敏同胞雅誼茲被綸音復

叨斯寄哲人安昉日虞顛躓懷昔感今幽明頓異
公神何許徜徉帝鄉百身莫贖惄焉永傷有牲載
俎有醴盈觴登堂薄奠晨風淒涼

祭少司寇張鶴樓公文

鵞山嵂嵂兮龍水濔濔羌伊人兮繄浴神而禔眞
既恂恍其若璞兮亦慷慨其若斷射彤墀之大策
兮請小秋而剖瓊珉憤貙蝎兮秉國鈞陽鳴鳳兮
疏批鱗檟夜郎之九死兮膏十載之風塵公道白
兮飛鴻遵載蒲輪兮歸楓宸握蘭鑒藻兮銓鏡維

甄赤車玄晃兮佩冰玉而獻明禋鉞授虔臺之路兮府開楚水之濱欃槍墜兮宣柄朗乎天津張廷尉兮無究民宿貳紫樞兮雷亭萬里之屯隥雲陔屺兮將毋情陳哀毀立兮攄忠純蒼生繫望兮洚水無堙司寇與翼兮司空其寅虛端揆兮佇曳履於星辰江有鱸兮里有蓴撫孤松兮理釣緡悄帝鄉之莫留兮向東陵而乞隱身犖犖宜其冥兮世渺渺其寡倫厭小兒之造化兮薄蓬海之大椿公辭粤兮予在閩訃聞兮千里沾巾遠莫致兮江蘋予

今來兮悵笛斷之無鄰暮雲春樹兮向誰論醴在
堂而殽在俎兮睢橫涕而酸辛棟樑頹色兮夢諄
諄勛番鍾呂兮祉王麟弗朽弗死兮孰爲升淪

公祭少師徐少湖公文

猗維景運龍興雲從傳繇星降申迺嶽鍾維公名
世道德儒宗
世皇中禩躡蹻奮庸首唱臚聲彤庭五色宣邕國華
輝煌
帝墨待詔金門螭頭是直珥筆濡毫光騰北極清華

洊晉載總容臺特勤簡注洛我元䝉濟川舟楫和
𢈔鹽梅廼延論道爰踐三台未值倦勤膴踞擅柄
維公砥柱嫉邪秉正旋乾轉坤不絿不競翼我
穆皇爰覃新政維魏維丙協恭同寅忠誠慱大培國
元神倚毗甫亟菽水思頻乞骸屢疏情徹紫宸
帝嘉純孝獲遂昏晨屏跡東山龍潛鳳逸望繫蒼生
勳垂王室
聖明寤寐左右良弼方飭蒲輪徵書尺一胡天不憖
溘隕巨星驛訃上聞哀動

帝廷易名褒贈允彰德馨馳官起塚寵賁冥靈嗚呼
我公休休相度位極㢲鉉慶延胤祚色養靈椿膝
繞玉樹稀耋考終殊榮異數完名全懿萬古芳流
遐齡純嘏當代誰儔叩跂蒼蒼靡德不酬視彼峭
覈孰短孰修聘等無狀夙叨噓植儻耳夢楹興情
傷蘁緘詞絜酒聊寫哀惻神來帝鄉鑒茲衷臆

祭少師徐少湖公座師文

緊三吳之佳麗兮擅雲間之陸離鳳凰鬱其龍從
兮青龍清且漣漪委靈秀於碩人兮佩月露而遊

雲霓惟先生之應運兮貞元磅礴于盛熙羌髯亂
以穎發兮揮椽筆於赤墀動
重瞳之懌豫兮擢上第于雲逵登玉署以纂修兮賜
金蓮而歸遲閒外服以敭歷兮旋濡筆於右螭旣
鴻漸於成均兮復鷹奮于台司掌宗伯以大拜兮
百僚羨其黑髭當
世宗之末造兮壬人踞于首鉉炙手熱於熏轑兮事
變爲之糾纏砼矻立以中柱兮支大木于將顛裨
海仰其倚庇兮善類賴以保全紬聰明而避忮兮

孤誠朴忠之拳拳既姦距之斯脫兮超元輔於掀天苞苴銷于輦轂兮振清風於細旃急延賢于吐握兮嬰逆鱗以茹連杜債帥之猖披兮邊陲爲之晏然培閭閻于殷阜兮播惠風于八埏效便殿之敷陳兮清廉折於相紘大則定國本於臲硊兮黃臺詠絶於唐篇既則尼幸楚之乘輿兮九疑事輟於舜年適玉几之彌留兮孫道揚乎末命繼輪臺之詔書兮羣感泣以相慶俾先德光于成湯兮改父歸之

先聖迨
莊廟之踐阼兮廣言路以廷諍值暬御之方張兮鋤
蠹蠹之喫佞秉鈞軸凡六禩兮樹萬年之底定回
泰階於既平兮念功成而寵盛三上疏以乞身兮
帝曰朕其爾聽賜絲綍以華歸兮知眷眷之方亘鳳
高翔而麟遠逝兮遂杜軌于三徑門庭可雀羅兮
樂聖銜杯以自詠心時懸于魏闕兮身已恬于名
勝羌諸郎之玉立兮纓緌纚纚其並榮衆孫設之
秀嶷兮真鵠峙而鸞停或父芳之克趾兮或祖武

之是繩龜魚迹待怡老兮待百歲之委形壓
九重之顧問兮喜師臣之修齡使就問於爾家兮飭
賚寶而酌御罍值前星之見耀兮貽恩爵於孫曾
丁兆熊之夢年兮旦日聽杖朝之
特旨胡日夕之弗淹兮羌欻淪于濛汜覺訃聞而輟
朝震悼兮曰是
先朝之篤棐贈上公之穹秩兮華衮易名而褒美
勑司空以起塚兮綸章九頁於衡芷雖不憖於一老
兮數哀榮之無比五福紛其迸來兮亦寡二一於斯

史聘愧鯫生之么曆兮庚戌吾以入彀升輪囷于萬乘兮感先容之良厚瞻鉶范於仞墻兮恩沆瀣之未副兢官守於三紀兮顧鉢衣而三復邇開府于两粤兮覩餘光而自叩負平生之相期兮懊勲名之已后方馳候于師閫兮倏訃音之來湊過西洲而感慟兮淚徬徨以如瀏嘆喬岳之忽頹兮望玄廬而譳[illegible]繫簡書而鄭秉紼兮薦芳藻於轄右靈惝怳兮其來端瓣香兮茲侑

祭太倉王封翁愛荆公文

嗚呼滄海神鮮丹山瑞翮靈秀所鍾瑰異攸宅於
鑠維翁淵澄壁立冠蓋斐英丘樊結軌抗致玄冥
顧真黃白一鶴軒高三槐堂闢誕發元喆龍翔鳳
覿昆玉淵源聲華騁奕摛藻霞鋪鈎玄星摘首薦
南宮天人射策金闕傳臚玉堂典冊誰傳之經言
言渾噩生娩文正業晞旦奭九德咸兼一夫必獲
材庀調羹志存拯溺誰培之器溫溫珪璧玄髮丹
心鞠躬正色不吐不茹忠厚正直力挽頹波維持
命脈誰植之節矻矻砥石祿養志養翕斂其極遡

厥本源式惟燕翼鶴算方躋
龍章有赫胡戢羽翰竟收窀穸嗚呼古有至人休浮
潮汐逍遥閬風騰踔廣莫矧有
渥典褒崇懿德幽明榮哀翁神何戚維予元喆望隆
曷實名覆金甌蒲輪寵辟司馬還朝情殷加額移
孝爲忠達人儁績相業日升
帝眦孔亟駿惠義方蚤副
側席聘等承乏陪京密邇欽式執紼無繇愴焉心盡
敬馳薄奠聊將衷臆神遊帝鄉洋洋咫尺

祭憲長鄭壺陽姻家文

相彼壺東厥勢龍從地靈人傑挺生我公襟度軒朗霽月光風文章瞟藻吐鳳翻鴻弱冠明經騫騰鵷鷺載上春官蜚英

鑾殿筮仕武原鳴琴化徧敭歷諫垣飛霜北面叅藩兩越屛翰功謐晉總豫臬攬轡澄清詎期衆鑠鍾棄金鳴蒼生繫望公論旋明僉讓駁猷起家右廣昭陽備兵矻爲保障時余撫粤深慚無狀荷公德誼如朦有相江猺倡叛奉

詔興師仙廻西岸公寔董之犒虛挑亢役不踰時凡

諸籌畫維公攸資分道蒼梧再獲其事恊慮同衷

芝蘭不翅胡居亡何公罹苫次余叨

賜環旋遠慈侍五年故里朝夕相將維余少子幸托

潘楊繼賡

召命西嚮趣裝萍蹤孟浪蓴思不忘尚冀東還追隨

白首云胡弗吊儵焉沒西厚德如公遐靳黄耉千

里承諱顲天莫叩聞公瀕逝意氣津津峩冠束帶

酬應循顏彫章縟彩揮灑如新豈其瞑化洞府歸

真嗚呼人生亦曰潮汐縈嶠灕江銘公澍澤名山
大川藏公遺籍兼斯二者可垂無射矧公四子雖
甫冲齡亭亭鵠立具見寧馨公神帝鄉詩禮在庭
佇看騰踏足慰冥靈顧維永訣達生猶槩忝在葭
莩何勝長慨犇奠末繇東芻遥酹幽漠有知洋洋
如在

祭左方伯林聯峯同年文

嗚呼溼注神駒丹穴瑞翮靈秀所鍾瑰異誕植猗
維名閥奕世澍德發祥我公龍文鳳艳爍髮摛辭

聲華馬奕鶡蔦猋騰鶯遷聯摘射策

彤廷衣鉢儼籍維余不佞忝附驥躅公拜起曹余司

會職昕夕追隨埍箎莫逆余守粵邦游秉斧鉞公

憲滇沅旋樹屏績浮湛風塵居諸頻歷南北岐修

聲欬久逖迨余

賜環蕊萘跧伏公適總藩錦堂晝闢覩緣東土覲家

加額鷁首遄翔未罄千髙比公韜櫂故園赤舄廼

余起家載馳西場握聚無何復睽蓬跡余躐綰樞

公需揆席方蘄掀揭大展疇昔余苦棨𥜥且解鞬

韝廟廊之政公爲盟霸山林之政余爲主伯白首
遅公相從無斁胡天不靳公遽易簀嗚呼子期容
邈伯牙音寂流水高山希聲誰識世競辨囿疑公
岑嘿余知公心中慧糾纆世競華靡疑公悃愊余
知公心委蛇五緎世競追曲疑公綿纊余知公心
耻佪槃墨嗚呼維余不佞洞公腑臆亦維我公鏡
余膽赤兩誼不磨寘鏤金石聽弦知音千秋踵迹
嗚呼而今巳矣幽明永隔焱忽承諦慘焉心折公
謝爵邸阻視琀食公櫬東還莫誄窀穸涕歌薤露

聊寫哀盡薄釆藻蘋遥擻絜炙公神帝鄉鑒余悃

積洋洋居歆萬里咫尺

祭李員外文

惟公稟材博雅植行敦宏賢科登薦夙播令名典

教豐城道尊範立試宰景陵政和民輯兩佐名郡

風譽赫然版曹再陟國計獨賢輿望攸歸急流勇

退課子登庸着英結會優游泉石六甲方周云胡

一疾溘爾不瘳余忝交情幽明是感追惟如公亦

復何憾人生有子没稱不亡令子入人荀氏媲芳

奕世克昌全歸無怍何沒何存孰悲孰樂

祭都督李西垣文

惟公川嶽之英干城之器奮志孫吴策勛淮泗閫

南授鉞屢奏奇功平蠻綰璽樹烈尤崇首定府江

繼平懷洛百戰身先妖氛凈廓余忝開府軍旅未

閑惟公忼慨共濟時艱余方

賜環罹此慘酷公猶間關東征是屬胡天弗弔旋隕

將星未佚李廣飲恨泉局萬里訃傳潸焉長涕知

公者誰桂山湘溢嗚呼修短有數存沒惟人所不

朽者曰勲與名銅柱扶桑泰華並峙
寵賚洊膺祈常載紀矧有賢胤頭角崢嶸弓裘世紹
百代猶生追昔披心九原曷起臨風寄號庶其鑒
只

祭唐乾明處士文 唐侍御錬祖

天道不僭惟久乃定瓜由瓞興椒以條盛於鑠唐
氏發祥綿亘自越徂楚累德積慶吁嗟處士潜璞
弗揚驅馳王事畏革邉疆悠悠宿草渺渺白楊志
士溝壑奚必故鄉再世而下篤生柱史裁敭朝端

秉驄粤涘顧瞻潯陽博訪遺址故老曰咨我聞伊
邇太平之交若斧若堂是惟唐公體魄攸藏何期
百禩載發幽光柱史停驂涕泗徬徨迺勤貞珉奠
厥周道迺建豐祠伏臘蘋藻過者式閭居人洒掃
昭哉孝思上格穹旻人亦有言源深澤流靡種弗
穫無德不酬鶴歸華表羽化丹丘一氣感通两地
遨遊余樵茲邦闔鉞攸寄方褒死綏用作忠義遥
聞顯揚寔切瞻跂薄薦清酤共闡潜懿

祭司訓方蒲峰姊丈文

緊名閥之焜燿兮寔濬哲之長留粵先生之再起兮思丕嗣乎先休追壯志之瓌邁兮擬凌漢而橫秋沂詞源之洊流兮洵倒峽而傾流蚤蜚英於黌序兮僉曰千里之騂驑顧陽春之寡和兮嗟良玉之難售旣賓薦于天庭兮迺振鐸於湖州擁皐茵而敷化兮紹安定之芳猷甫三載之譽髦兮遂高蹈於林丘尋黃石之故盟兮日探討乎前脩悼古風之日邈兮矢屛跡于王侯逾七十而康强兮誠人世其稀儔胡彼天之不憖兮倏永隔於明幽噫

嘻乎人生貴不朽兮視生死其佽浮蜉有子之二人兮當不墜乎箕裘余自束髮以追從兮稔德誼之綢繆懐疇曩而興悲兮悵百贖之無繇𪇆椒醑而陳薦兮爰彷徨其若求倘精靈之不眛兮庶有鑒於豆盖

祭常州别駕吳一菴表兄文

嗚呼惟公幼鍾瓌質早掇巍科志存尚友砥礪切磋陋彼紛拏執此欛柄以一爲宗主宰常定隱鐍德邑製錦桐江隨施輙效道聞彌彰晉倅毘陵始

展驥足當道豺狼冥鴻飛鵠歸與故里講藝鳳山
浴沂風舞十畝閒閒太極有圖先天有行聖學久
湮裨益匪淺聘情同兄弟誼切襟期士苴跧伏心
日邇之方公東行猶獲執袂不謂無何遽哭公逝
嗚呼浮生若夢道脈長存朝聞夕死復何憾云矧
有令子克世家學亦有多士是依先覺順化而往
雖亡弗亡生芻一奠凜焉在堂

祭黃桐門姪壻文

惟靈青秀高閎温冲雅飭器抱璠璵動循繩墨少

遊黌序擒藻攄華試輙居首譽則馳遐綽有父風

繩其祖武科甲勳庸端可立覩胡天不吊倏返冥

鄉秋老桐樹門壅雪霜嗚呼哀哉顧瑞積九苞一

鳳先起八極高翔羽翼舜理羣雛絢彩次第翩蹮

咸爲祥物距伍凢鶴遺澤不磨壽脉未艾古稱達

人宜觀其大矧在異日褒典賁芬遡忠衍慶復何

憾云獨予欽挹清標注望靡極感玆奄逝曷勝悲

盡治觴釆芷薄致愫私靈其有赫來格于斯

祭誥封太淑人張母李氏文　張鶴樓公毋

視植之茂維坤之腴視後之昌維慶之餘嗟太夫
人允稱女師恵和淑慎姆訓是咨嬪于高門玉佩
瓊琚雞鳴朝儆態膳夜劬發祥賢胤海內宗儒批
鱗抗疏百折不渝
寵命自天開府樞符虔臺楚鎮雄畧訏謨風霆振布
雨露沾濡莞樞薦陟柱石攸需高堂展慶綵袖怡
愉輝煌珠翟以燕以娛謂宜茀祿永耀桑榆云胡
仙馭旋返太虛懿惟壽母既肅且慈令名景福若
菑而畬揩羅蘭桂國寶璠璵頻仍卹典浩蕩恩私

徽音未遠倏閲居諸聘秉憲茲土方行式閭遽傳遠訃徒結遐思敬蠲椒醑敷衽陳詞靈鑒不遐庶其格斯

祭誥封太夫人李母范氏文 李蟠峯公母

緊名世之挺生翼皇運以休泰固義方之嚮成亦慈訓之攸賴惟太母之令儀允柔嘉而貞介洎作嬪于名閥肅雞鳴而儆戒蠲蘋藻以禋祀躬絲枲而匪懈貽熊膽于宵分寔篤慈而能誨爰發祥于司寇振鳳翮以遐邁勛歷試而彌章布芳聲于中

外暢恩波之淼漉仰棠陰之蔽芾控全粤以開府
淨妖氛于邊塞陟八座之崇階佇奕和於鼎鼐邀
慶澤於毋慈荷恩綸之屢逮戀北堂之春暉酌徭
觴之沆瀣甫榮養之恬熙悵婺光之俄晦享踰耋
之修齡集百順而胥會彡彤管之休稱衍雲仍於
未艾顧令德之昭垂閱千古而長在聘辱通家之
分誼聆悲風而永慨悼徽音之日遠望川途之晻
曖馳辦香以申臆寄衷誠於薄酹瞻象服之如存
冀明靈之不昧

祭誥封太淑人吳母陳氏文　吳小江公母

天開名閥葉葉彌昌厥有女士配德孕祥其配維何若圭合璋珏爲國寶載獻天王其孕維何若鳳毓凰九苞絢采乃鳴朝陽在宋惟呂申國名揚緊令孰似吳母流芳懿歟太母德比齊姜詩書法則霞錦文章克相憲使埋輪如綱復成司徒騂驈斯臧婦功毋誨寔重吾鄉鸞書錫翟世被恩光維彼機絲載斷載長一樂一壽與頡頏維彼坤順厚積無方培橋及梓壯國之梁聘

生也拙叨愛賢郎㕓在里閈薰德彌香卓哉司徒

赫赫煌煌文武爲憲茲訓攸彰宣猷藩臬撫定撥

羌功在社稷慶本高堂粵懷憲使尚惜甘棠司徒

再涖世德汪洋令妻壽母有頌不忘維民交祝維

帝降康九齡載與萬福其穰司徒懇疏歸侍母旁

曰臣有母百歲是望

上遂乃私孝治斯張

君恩毋祉蕩蕩泱泱胡然逾歲忽駕大荒聘也聞訃

泣下沾裳曰友司徒寔惟子行況乃交誼金石非

士

剛前僚後代並在粵疆稔聞母教以服官常允維
佩德是日維桑方期延算遽此脩觴邮典且屆熊
丸在囊我望北雲乃慰乃傷山川阻判有奠莫將
緘詞灑淚更值秋霜

祭父廣西太平府通判贈都御史凝波公名宦
祠文

嗚呼吾父學宗古哲孝本天成蜚聲鵬路棒檄鱣
庭兩揚教鐸再典文衡大小咸造桃李爭榮書最
天部擢倅壺城政先教養恵此黎氓風和雨潤玉絜

冰清遭時多難帥府稱兵思田搆亂戎馬縱橫轉輸是職夙夜倍程飛芻輓粟況值炎蒸鞠躬盡瘁疽瘡倏嬰兒童泣視念在經營舁歸公署一夕而傾嗚呼痛哉吾父之逝孤方七齡天涯毋子形影煢煢元戎傷悼行路涕零顧茲耆哲彌篤懷情曰

予別駕爲

國捐生告諸上下迎祀于黌厚哉民德夫亦公評惟孤不肖勉誦遺經邁種所庇濫綴科名筮官郎署出守朗寧睇瞻型範于墻于羹越年一紀復撫西

盱如蝨山負盎切凌競綏良戢慕期底於平𢽾𤀹
緒業以玷幽冥嗚呼痛哉鍾釜弗逮
恩綸洊膺音容雖閟神爽猶憑迴緣匏繫徒目心旌
龍山矗矗麗水盈盈窮天之恨悽愴何勝明靈如
在遥鑒湘萍嗚呼痛哉

再祭父凝波公太平名宦祠文

嗚呼追惟吾父昔倅太平盡瘁王事國爾忘生血
食三紀廟貌增閎兹固天道蓋亦輿情惟孤不肖
先志勉繼歷官嶺徼積有年祺朝夕羨墻彌自淬

勵幸藉遺休獲免于盩巳叨環召晉貳地卿毋曰

我俱壯望促征方懷菽水擬疏

聖明且圖南徙就養晋京胡天不吊遭家無祿比次

于淮遽罹荼毒泣血籲天百身莫贖掉首東旋衰

衣匍匐奄奄餘息伏苫草章懇于䘏典哀徹九閽

帝憫父忠葬祭並蒙務煌數載大事甫襄屏跡杜門

斬然負疚春秋故壠息心仕進顧荷

綸音復膺邊鎮力疾西轅客滇遹先訓嗚呼痛哉曩方

去粵遠父遺容今茲入粵將毋丁二人在念鍾

釜誰供明發不寐終天之恫廼紓幸踐末繇躬奠遥想英靈僾乎如見有牲載將有酒載薦悽愴陳辭臨風悲咽嗚呼痛哉

祭東竹伯兄文

嗚呼長兄痛忍言哉念聘七齡失怙形影煢煢賴我長兄撫摩督誨以弗底于非類繼之叨登仕籍歴中外者垂三十年既不能迎就公署着共享鍾釜之奉又不獲數過里門時接顏面之歡及丙子歸來則又以太淑人喪同伏苫塊釋服即吉甫及二

年朝夕追侍哀暮相依誠自謂人世之希逢天倫之極樂矣云胡期順之願方殷而荼毒之慘遽及耶方長兄之寢疾也前一夕聘等趨視榻前猶能諄作謦欬語次之晨猶正襟端坐若未疾然孰虞其逝耶又孰虞其逝之若是遽耶痛哉痛哉嗚呼童顏鶴髮耄耋康强人咸爲我兄壽矣聘則悲兄之形神矯健壽且無疆而乃未臻於百齡煬和葆貞優游結社人咸爲我兄榮矣聘則悲兄之坎壈中年終其身五罹斬衰之酷孫[illegible]衆含飴以嬉

人咸爲我兄慶矣聘則悲兄之訃方在强學而未及見其成我兄其遽忍溘然逝哉吾家自大父而下兄弟凡五人仲兄四弟旣相繼奄沒又安忍見我長兄之捐背耶此聘等所以裂膺號慟而不能已也薄奠一危肝腸欲折明靈不昧寤寐長存嗚呼痛哉

祭君任弟文

嗟嗟我弟汝其遽止此耶汝四月書來方以不及見我爲憂詎謂旬月而即聞汝之訃耶痛哉痛哉

汝之爲人謀爲兄弟謀爲子孫謀動曰百年計矣何其拙爲身謀而竟憂勤以歿耶痛哉痛哉汝與我同祖也汝之視我與我之念汝則同胞也汝遽忍舍我而溘然以逝耶痛哉痛哉自我之奔馳宦海凡二十有五年矣我僅三過里門三見汝之顔面而汝也中更流離蕩析之苦痛何忍言祖宗墳墓惟汝守之公私租賦惟汝治之田園廬舍惟汝營之我方謀退而明農與汝共聚于堂遊于野以終此餘生而汝不吾待遽忍舍我而溘然以逝耶

痛哉痛哉嗟嗟我弟我初聞汝之[illegible]也以俚句規汝偶句云待足意時何時是足得饒人處到處饒人繼聞汝之未已也以方藥貽汝繼又聞汝之病且劇也爲汝卜之祿命猶曰汝之算可數年假也詎知其竟以不起耶嗟嗟汝之勤家與我之勤國其心一也其勞同也人生幾何我與汝益重有感矣我將浩然爲歸計矣汝墓未營我爲汝視之汝子未學我爲汝教之汝其能瞑目否耶千里一芻寸心如割汝如有知其鑒我於夢寐之中

祭黄門女兄文

嗚呼吾姊婉惠不忒何命之屯至于茲極憶昕幼時家運中僢先君見背甫就口食噫維母氏昕夕籲天攜予二孤扶櫬南旋匍匐萬里形影飄零撫膺長慟行道堪憐天涯母子幸卽于次在疚煢煢靡所覆庇室之罄貲攻茹悉備吾姊丁之亦孔之勩廸遭數祺曰嬪于黄天之無祿尊章溘亡脫珥自供莫厭糟糠嗟予郭田艱苦共嘗吾姊盡心愁洽苦溢疚然如擣遽嬰耳疾自〻　一士揚言無日

數之奇矣彼蒼難詰徼祜先靈聿企仕籍矢以始
終共保無射爲之授餐爲之卜宅疇曩勤劬庶幾
可釋迺命坎壈彌抱疢瘉夫君弱子孰紹先圖一
孫稍慧尚在嬰雛憂之憂之復遘面荼嗚呼吾娣
命胡終否聘奉毋氏宦逾二紀丙子賜環擬晰南
徙旋導柩輿聚驩故里云胡不弔禍延先慈獨念
吾娣一訣莫期壯齡言別白首長辭無毋何恃終
天之悲五載里居情敦骨肉捧
詔西征繼見是祝儵忽聞諱憂心孔慼即欲燎髯奚

孫進粥嗚呼吾姊濵逝諄諄曰無它囑念予後人

嗚呼吾姊何慮之殷敢以存亡遽爾易心饘粥弗

供猶分半粟矧于今日寧忍不足若有孫子當爲

誨督田疇居室一如所屬嗚呼吾姊靈如有知九

原之下可以弗思望風馳奠邊鎮依羈橫涕漱言

維其鑒茲

郭襄靖公遺集卷之二十一終

郭襄靖公遺集卷之二十二

莆中　郭應聘君賓著

年友漳浦朱天球君玉編

門人泰和郭子章相奎訂

門人晉江王任重尹卿校

不肖男良翰　梓

書翰　廣西藩臬

柬塗任齋中丞

敝郡自倭患以來生民憔悴極矣仰賴節鉞鎮臨

保釐綏輯殘黎更生秋毫皆明賜也迺今春汛將
邇例有防守之兵門下威德所加靡不宣力第漳
泉土兵切隣敝郡易生嫌隙愚氓往往爲疑若浙
兵練習防禦尤爲足恃伏望定撥浙兵以防敝郡
其漳泉之兵即撥守該郡地方使兵有固志民無
疑心則撫綏之恩尤不啻覆幬矣

東陳肅菴

緬惟明良盛際俊哲登崇碩德偉望如公天下士
所共瞻仰翊贊皇猷主張世道寧獨不佞仰藉休

庇巳耶昨取道南旋一省先人墳墓顧故園灰燼栖身無所不得巳復奉老母西行春仲抵桂林矣碌碌瘴鄉無足爲道人便草草不盡

柬俞虛江總戎

僕以二月念六日抵桂林矣會旌旆東發未緣覿侍惆悵倍之海酋近巳何如此間傳臘月之戰失利繆叅戎李守備皆不免我舟被焚掠者甚多審爾則東廣復多事矣奈何奈何以僕之愚竊謂海上諸寇可以計收不可以急取彼之乘風飛航爲

勢甚易我之徵兵聚餉爲力甚勞計籌之熟矣魏

少坡宗瀚者失之東隅然桒榆之收畢竟倚之目

中諸將習風波者幾人海上著勞孰出少坡右但

兵家呼吸之間存亡係焉萬頃波濤同舟共濟愼

不可不擇所與若不度機宜徒曰吾已遣將矣吾

已發兵矣驅之惟恐不力而承是遣者又不量彼

已冒然先之幾何而不敗乃事耶便以鄙見一達

少坡何如

又柬虛江

海上之報近何如聞林酋投欵願爲公出死力縛渠魁此固一機會也或疑其詭不可測徒餌吾賞竊計以公用之則徂詐咸可使信賊不足平矣顧秋防伊邇禁中掛䦨以旌旄擧足左右便有輕重如何䰠少坡聞入閩徵兵已還粵否公旦夕當有北命所以爲少坡地者幸豫爲圖云

柬李三洲　盧星野

廣中山海多故民困日甚雖從事潮惠瓊雷諸郡而百凡需餽取給廣州以故廣州之民視諸郡尤

苦毋念之此心未嘗不忉忉至忘寢食也聞今舟師已集督發有期顧風濤萬頃不審能絕此禍根否粵西庚癸罄竭宗祿兵餉一無所藉目前之事亦大有可憂者如何如何

東周白溪

都門別後忽忽七載于茲矣覿對無由嚮往時切惟公挾持素裕充養最深高凉清德粵人迄今頌之西寺之遷廻至五載不調謂

清時優崇異蹟風勵羣僚何僕毋對薦紳輙爲公抱

不平顧公翛然塵俗之表屢疏求歸無幾微見顔色來教猶以投簪爲晚有道襟懷高出尋常萬萬仰服仰服仰服生踈迂如昨忝竊逾涯老母衰年多病去歲齋拚之役擬即乞養東歸特以故居灰燼棲身無所不得已復奉而西其不能自決如此慙對故人言之奉君謹厚純雅一見知爲君子公端人也所友必端敢不拜教

柬俞虛江

頃聞曾酋猖獗逼擾五羊初不之信舒指揮至詢

其故果然流滁大息久之彼飽我饑彼逸我勞彼
同我異彼已之勢相懸甚矣如之何可得志耶僕
向謂此寇可以緩取不可以急圖誠慮之也此時
計已退去矣顧爲今計將安出議者謂造船於廣
已爲覆轍造船於閩不救燃眉不得已屯舟師於
波羅以遏內侵之路督集他兵分屯南頭碣石白
鴿門各要害賊日久勢必登岸覓糧我兵從而邀
擊之使彼退有乏食之憂進有失舟之慮勢將自
困而潰矣是或一道也不然閩兵逾萬專劉省城

其不生櫌而速謗者無幾矣以爲何如僕雖忝竊

西省實切并州之思輙吐區區

柬鄭崑東同年

別後不任瞻馳蠻煙瘴雨萬里孤踪來教度日如年洵然也顧吾人處此更須排遣從容箇中尋樂不惟堅志熟仁之助即爲此身計要不越此願言珍護慰此遐私

柬俞虛江

公之任東事也終始一心萬夫不奪剛大之氣蓋

道義中來豈易及耶豈易及耶向使公當岳武穆之任不滅虜不止十二金牌且將以身當之矣公麼是非利害足爲公動心哉仰服仰服頃有傳會酋奔閩不審果否此際舟師未集人心未奮公暫移西境靜守旬月以懾調道體亦以示彼醜無東意也何如

東鄭崑東

頃聞慶遠大捷仰見兄丈指縱多方除數十年稔惡劇黨其造福邊氓非淺鮮也獨府江荔浦寨寇

近爲岑武貪功致敗益肆猖獗地方受其荼毒慘不可言昨東水兄告急按院議發兵禦之未卜何若大都慮事貴審防敵忌踈若不量彼已冒然爲之未有不僨事者如兄丈料敵沉毅眞石畫之臣哉

柬曹見川

別後時切翹戀吏來諗起居爲慰粵西地方遐僻景物蕭條在在而是左江猶稱差勝吾人處此強自安排箇中尋樂足矣衣被最宜溫厚自內眷下

及臧獲頗時以此告戒稍稍縱情恣性則病生矣
梧郡舊刻有嶺南衛生方曾一取覽否古田賊前
月潛出為患知我有備而退顧犬羊之性不容一
日不防百蠻之地大抵然也附此

柬王南崖

龍陽別後凡幾度春光矣兄向還閩弟方遠羈蜀
粵比昨歲有齎棒之役取道東歸而兄又業榮涖
荆南相思何殷而相値何艱巫峽巴山心神長往
不審琴堂清夜亦少垂記憶否世運肅清仕途迺弘

闕如兄操行敦古敷政惠和太史公所稱循良不是過也首膺徵召以風勵羣牧夫誰曰不宜乃數載不調豈韜光藴釆竟與隨世浮沉者不同耶要之君子知脩吾職盡吾心焉耳吾職無忝吾心無怍卽九㫤非榮三釜非薄八座不爲崇一命不爲卑矣而何利鈍之足云弟踈迂如昨荒僻自甘顧老母衰年於此間風氣殊不服習日惟鄉井之思乃以升斗牽羈未能脫然引去慙緩頰故人前也如何

柬楊見曾

八日得除夕手札知麾戟已赴贑門西嶺民猺孰不色喜相語曰舊使君至也威令重申士馬氣倍勝算在目中矣第昔人有云終日欽欽如對陣然言敬也况層巒叢菁間乎願加珍重以副私懇

柬古成菴

聞南寧士民念及鄙人欲樹石以示思戀此必出公之意豈不知德頋僕忝竊數年殊無及民實惠至今懷歉甚多何以堪此况僕承乏藩司與見任

官立碑何異萬爲轉諭士民速寢此議則所以愛
僕者尤深且遠也近年以來荒旱相仍賦役繁急
邑民之困甚矣若使同事斯土者自僚幕而下皆
如長吏憂民之心上無苛政下無偷習衙門積棍
人等不得魚肉其民時和年豐化行俗美太平之
風復見今日使僕所懷歉者可以釋然僕也受賜
多矣豈在區區塊石間哉小民無識幸再三曉示
之務寢其事尤不勝感

又柬成菴

聞四都之亂已數月矣邑民何以堪命但此時撫臺方至廣中惟以東事爲急恐未暇區畫及此須與平臺公計議目前得勁兵數百彈壓其地而以廉能府佐官一員臨之或可使土民不敢剽掠土酋不至猖狂久之自帖服也地方之事最患情不上達今撫臺遠在五羊必據實而時報之自爾動念不然且將謂西省無事矣惟留意焉催科固不可緩然亦當有調停毋令窮民有不堪之怨併一諭宣化尹何如

柬曹嵩峯同年

向者義寧稱亂猶云有激若靈川七都之變尤可寒心至以大兵壓境方稍退戢茲兵尚未舉欲責其縛獻首惡以畧援紀法尚匿不發大率如斯而已惟桂郡諸吏少示懲罰其他多從隱忍蓋其勢有所不能也來教云食乏之所致雖未必盡出於此總之帑藏既虛百凡徵求自急亦其勢然耳聞南寧之民亦甚告病均有足慮者督府新至此間疾苦之情空虛之狀不可不極力訴之梧鎮額發司

中之數斷不可使有少鈌鈌則東催西併顧彼失
此其微其漸殆有不敢以顯言者矣語曰明者覩
未萌況已著乎兄憂民素切敢輙及之

柬葉荊波

昨歲都門幸承光霽清標偉度私竊顒瞻久矣辰
春聞報喜鸞鳳之奮九霄騏驥之馳千里
清時之幸鄉國之光也玆聞大拜均州蓋
廟廊以齊興重地非藉經猷疇克弘濟鋒芷一試計
髖髀迎刃解矣異時者滄浪太嶽假重稱靈峴山

之碑足輕重乎僕竊祿嶺外荏苒歲時無尺寸表
植以答昇平何足爲年家道述敝司張案牘以入
賀行因其過家之便也附致嚮往如此

柬譚平臺

自邕州來者詢知四都未靖民苦鈔掠甚矣公茲
還部威信覃敷計必有以出之水火而登之袵席
也宣化尹旣去篆務今屬之誰聞有齊祝壽者甚
爲民心所屬果否里甲歸農而歛直銀於縣家以
備供應庫斗禁館諸役俱令輸價在官募人充之

此奉勘合自會省以及各郡悉奉行無有易者獨
聞宣化直銀倍納甚啓侵漁之疑又庫禁諸役仍
令親當浩費無度此皆閭閻之所稱苦者葢先之
以劉繼之以李無一以民瘼為念雖郡長憂勤牧
愛能體之者幾人耶邑民引領於門下甚切僕有
并州之誼輒敢吐其肝鬲

柬戴筠臺

廣中此時最稱多故而藩府百需攸萃責荷尤艱
豈僕之淺拙所宜據耶所以戀戀難忘者諸大夫

國人素相信愛弁州之誼休戚同之誠若繫于心而不能自解然者曾酋近作何狀聞閩廣舟師畢集潮海天心厭亂掃蕩當無遺矣顧慮黠酋狡譎百計逃生我師方會彼且揚帆遁去待吾備少弛輙復糾結而來則二省之防未有了日十八郡殘黎未卜息肩之期矣寧不爲之深長思哉耿切耿切

柬俞虛江

近得海上之報曾酋已縛獻轅門部下最先衝鋒

功在諸人右上紓
九重南顧之憂下解十八郡生靈之厄兒童走卒靡
不加額懽呼况吾人乎報者尚云賊艘十餘揚帆
東向計與閩師遇又當次第成擒矣西省秋防正
急署事者多無固心仰望旌麾何啻霖雨東事既
竣公可以答
明詔副輿情矣願早西旋爲全粤保障大計嶺之東
西即山猺草竊未盡殄驅要之自有主者非所宜
復勞發縱也僕意近募泉漳之兵倘撫臺果欲留

之東省則以隷之東將其或不樂爲用當善遣還
不然他日駁失其道又誘之闖兵往事不足鑒乎
凡吾黨愛公敬公者如出一口惟公圖之

復朱大尹

來帖備悉邑治孤危邑民困苦及土州侵陵罪狀
不知會通詳否向者蔚按院回省果有更調融縣
之意時諸司亦力贊之無何郎聞報北行此意輒
寢近見舉劾疏融尹果被論劾獨不見有薦調之
說想於考語中言之不然何與前言不相對也要

之祿食有方莫非定數桂林之屬如永福縣者四面猺寇邑無編民從來縣尹多老耄闒冗之流求有前向上去者數年間得李尹大有實心任事專志爲民不惟地方賴以無虞近已轉官江西寧州守矣信地方不足累人顧守土者用心何如耳今調否姑置度外幸惟加志窮民拊循勞來如理虛羸之病一味調護休養久之民心愈固治譽彌彰何患不見知當道哉所尤致囑者心安志適視險如夷古人所謂素位行道居易俟命無入而不自

得非虛語也此復

柬譚平臺

別久正勤翹戀忽往翰教恍若瞻承備諗公軫念生靈凡所以爲保障休養圖者靡遺心力地方之幸何如㪚司纂脩實錄吳悟齋張鶴樓二公封事已得之獨缺董幼海公劾嚴之疏敢勞丈詢之士友得一錄之仍遣健卒亟示以便塡入邸報六月以前一冊向已附吏人往矣此後惟海剛峯公陞應天巡撫正人柄用世道之幸也此復

東方蒲峯

吳粵萬里無由起居嚮往之私夢寐如見回想握手論心之舊可易能耶興言惆悵向者林石州公惠書云吾丈在程庠當道府公相知者少即彼中人士亦有不相得者聞之大可駭嘆竊以吾丈直亮端嚴出自天植計與上大夫處也必不從事非禮之恭下與諸人士遊必不苟同於非彝之習則彼不見知者未必皆有道君子其不甚相得者或不率教之徒也於高明乎何損要之士君子脩政

立敎凡以明吾道伸吾志云耳道有弗明志有弗伸卽萬鍾之享不足爲崇多口之謷不足爲重也吾丈所自信者素定矣久之上下交孚聲實並茂孰謂公道不在人心耶陳我渡公擢浙中總憲别時懇以爲告矣

柬俞虛江

節鉞西旋願見如渴玆聞蹔憇昭潭爲處理猺寇之計此寇此時譬之騎虎勢難中下衆方爲地方危之時雨之師從天而降聲威所臨醜類自讋服

恐後以撫則定以守則固地方之幸何可勝言諸
面布

柬喬東屏

解人來遠承翰教勤拳深感存念地方多故徵調
太繁民苦騷擾極矣而邕爲尤甚每念之未嘗不
悒然長吁也有司不務拊循之政驅民爲盜又不
能防之於始遏之於微至今頻年勞師動衆所至
荆棘此民所由益貧盜所由益熾也昔人弭盜之
策用良吏以撫疲民豈虛語耶徭役諸事昔平臺

公惠書云悉已編價寛一分民受一分之惠矣所尤幸者上酋黄賢相就縳歸侵地安邊氐銷左江已萌之禍大可稱快也附復

又柬東孱

陳門之事查無通詳文移此事誠豹谷公之大不幸也生毎見士夫家因産業之故骨肉構爭往往至蕩盡乃止今三子者之訟業有成案矣纒擾不休豈三子者之福哉所望公與望坡梅臺二公者當極力處分俾之各居其居各業其業一切夙嫌

悉置不問所以全三子所以全豹谷亦所以全士風也其他非鄙人所願聞矣

柬譚平臺

貴道書吏並吏目丘鉞至兩奉手敎知逆酋黃賢相已就縛而斃于獄矣大快人意兩江土官數十年來驕横日甚至節鎭之令多格不行僕所嘗目擊而心憤者非一日矣此酋窮凶極惡自干天憲尤爲左江肘腋之災廼今不煩寸兵不費斗粟束手就擒視之孤雛腐鼠歸侵地安邉氓幡積玩

之戎心銷已形之禍變其所關於國體王章非淺
鮮也豈特一方之福云耶石畫壯猷敬當退避三
舍非敢佞非敢佞𠱷後之策改流爲上蓋忠州密
邇南寧非他土屬比若復立土官他日有如賢相
者出終以奇貨視四都則競端未熄而禍根未絶
也況目民捧印歸官尤出其情此機會萬萬不可
失惟蚤定大計亟請軍門其惟邕人永利乎然部
中每慎重此議往往反覆查勘久而反生戎心者
僕愚謂必須備云該州土目僉呈願改流屬以達

之撫臺則撫臺之請益堅而部議亦可早決矣惟

裁之

又柬平臺

土酋就縛遠邇稱快改流置吏誠杜絶禍根之長計也聞土族尚有多人不以流屬爲便是在官家處置何如耳倘令各歸其土各業其業鈐束之中不失寬恤之意則人心自安無復後憂之足患矣

高明自有定畫惟裁之

與王寀戎世科

各哨分道進兵賊初據險悉力拒敵及其不支則奔突斜連勢所必至蘇橋柳城之防誠不可不重也近查牛河三石總在一處卽其嶺爲三石水爲牛河耳有能之將有制之師上可以奪其險次可以共其險又分兵以他路攻之不患不克則二險似無足爲慮矣若各哨統督則卽在粤西見任與原任諸公取之而足又何俟旁求哉聞之虛江云豫所公與南粤劉道長欲疏請大舉則是謀固不容以不豫矣秘之尤幸

柬呂豫所閣下

會省地方秋冬以來幸無他警固所司隄備稍嚴亦軍門徵調先聲有以懾之也顧
天威未震大憝逋誅日從事羈縻防護之計竊恐夷志寖驕而民生益蹙門下往歲棄地棄民之諭蓋洞燭之矣聞撫臺擬於臘月移鎮蒼梧所以爲西人造福者計自有萬全之長策也娘弟某蹇鈍碌碌隨人目擊時艱無能少效一籌以拯焚溺徒扼腕於邑而已惟終教之

東莊石坡

台旆東之無何而小江文榮擢之報至矣離索之感傾戀之懷有難喻諸言者除夕吏承回得奉手教情致宛然可掬承示諸大夫國人謬愛之情況得朝夕左右殊所深願顧淺薄迂疎自分已審雄藩之寄多事之秋既非所能堪又非所敢望也制府歸念之切已於紀劄中見之詳矣第東土未靖廟堂未必遽允不知竟一移蒼梧鎮否頃制府委盧計

条戎撫處古田諸寇第輩謬見先以名色把總王
綱入巢諭之榜檄一至讋服恐後十里獞目三十
餘人入省投見第輩同至演武場宣諭賞犒無不
俯首聽命願寬斧鉞爲良民其情似有足憫者惟
韋銀豹負固不出又以其子韋狠兵近爲鄉兵所
戮尚懷報復疑畏之私第諸獞旣服其勢已孤將
來或以計擒或以威脅或以利誘亦易事也見制
府望一備達之何如

柬戴筠臺

此間廣傳之言有司與市舶官稍有嫌隙籍其貨得若干入于公府不審果有是事否閩人在宦途爲人所忌久矣而莆尤甚執事者老成縝密知必有以善處此也但彼輩有所依憑動無顧忌吾人處之不稍委曲往往有損令名僕淺劣不能容物淹淪荒徼十有四五年正坐此病輒敢爲執事者告亮之亮之

東林退齋司寇

臺吏黃閣至遠歷旹翰貢及荒陬至以顓庸誤塵

疏薦之末昔曾南豐先生以未見知歐陽公爲耻乃因簡墨布心腹至三四不才碌碌何敢望先輩百一而辱此於當代名碩之門耶夙夜兢兢惟有黽勉砥礪以仰副同升德意而已官回申佈餘惟順時珍護爲
宗社鄉邦崇重
　東林對山宗伯
頃閱邸報門下軫恤時艱敷陳邊計欲得所謂才者而畀之任蓋憂國之精忠作又之盛美也不圖

如弟誤被疏揚竊自省循悚皇莫措伏念弟至庸

劣碌碌嶺外蔑尺寸表樹以答

清時慚負教愛甚矣何以辱此於門下也耶封疆多

故焚溺怵心何緣鞭策以副知己勤佈遐悰惟祈

爲

宗社鄉邦珍重

柬俞虛江

承教石山寨之險我兵環之以柵攻之以火勝算

在目中矣第五百人之命懸於一炬恐必拋死拒

敵滚木墮石等計不可不曲爲之備而叢菁伏弩尤所宜防恃在至愛猥效一籌之獻

又柬虛江

來教火攻之策誠善矣或疑山之最巔處薪難積火難舉縱令緣木而躋頂竹而上可積可舉不無尋丈之隔恐未必火其居而焦其類也或又曰對巢亦有山頭我軍據之可施火箭火銃賊必稍縮乘而擊之於勢爲便或又曰仰攻終難且賊徒不多曠日持久有老師費餉之慮不如陽許其降引

兵他向出其不意取之何如連日籌之未得其當敢以獻之麾下幸擇焉向雲溪東崗諸役皆以發貢取勝今會用否他巢之賊亦恐有爲彼外援者皆不可不過爲之備也

東宣化胡大尹

聞莅任甚爲邑民稱幸邑地在廣右稱饒頃歲以來賦役繁苛重以兵寇至不堪命力役編銀鄙人夙有是志而未之逮茲得名守令銳然力行異日由左江而達全粵皆邑倡之也但立法非難善守

之爲難惟執事加意焉

東嚴寅所司徒

茲者嶺徼多艱

聖明軫慮特設撫臺爲經畧計顧徵調既繁餉需爲

急內帑所發不足以充百一之供不得已復有發

棠之請仰惟明臺四海爲度天下爲憂倘孚惠發

以濟邊隅豈惟三軍萬姓霑被隆恩

九重自是免南顧之慮明臺之洪勛茂德埀之鍾鼎

將永世無極矣聘輩感藏私念不勝爲地方真懇

柬俞虛江

開捷大快人意兩臺亦甚喜但諸賊勢窮力屈乃爾乞降且費我之餉損我之兵若盡待以不死非所以稱雪憤之師也然亦不可失信醜類僉謂宜摘其極惡者數人戮以示威其餘或斷左大指放之生還足使諸猺心寒膽落矣僕數日前奉啓亦云云事之偶中有如此也此時正議古田事門下速一旋省主張大計何如

奉殷石汀撫臺

伏自臺下鎭粵以來軫念地方所以爲經畧之計者無間朝夕又因錢糧有限十萬之外未敢取必毫釐謹始慮終臺下之苦心蓋云極矣聘仰體盛心苟可以效涓埃者不敢一毫欺怠雖犯嫌怨而不之避誠所以報特達之知也竊計大慈廓清地方庶定可以塞

明詔報

明時卽因之擯斥去国所甘心於人言何恤哉況原議事宜不過節浮冗之費稍異於大征常套耳初

未嘗强人以所不能從者即器物諸價皆足取辦亦不敢務爲節縮致有虧損於人縱或不能盡齊即陸續議補無不可者自昔有言論大事者不諧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必人人而悅之築舍道傍無可成之日矣諸將中初有一二謂募兵三百嫌於太少工食六錢嫌於太薄近奉臺下已許各募兵五百且先給之路費似亦無可言者或諸將遠未盡聞耳其他如監督各道銀牌花紅之類原議稍儉職嘗對譚僉事云此等費用只議其略如

此臨時擴充悉聽監督糧賞二道行之雖臺下必不遙制也譚僉事亦深喜爲然不知此時誰復有不足之說耶倘蒙俯念大計不惜小費乞牌行本司會同酌議量行加增使恩威出於軍門則將校尤當奮激百倍矣不然本司理餉之官無故倡增餉之說又安知人之不議其後耶募兵二千之議聘初亦謂從土甲之募土兵爲是後與俞總戎邵副使計議謂土兵亦狼兵也不足以備策應仍募廣兵方爲濟用蓋俞總戎素用廣福之兵以取勝

故也顧俯從之如有逆耳之言尤顧俯察

柬黄參戎應甲

承來翰知麾從已抵賓州將之洛容矣又知左江之兵次第至矣撫臺閒之喜甚披閱圖說分合奇正之宜如指諸掌蕩平之績不卜可知洛之二哨徒黨最繁外獞之防尤宜加意又進哨之始中軍當立堅營必使進退有據我安則敵危我實則敵虛此兵家大較也惟熟籌之

柬龔春所

承教知軒從已柢賓陽且將臨柳郡矣誓衆有期餉需最急惟門下加意狼兵各有輜重責之齎糧一月恐非所堪即强之使從隨領隨費臨期仍有乏食之患惟募兵令其多帶或可爲也古人治餉之道要在轉輸不絕若必一時併進將空郡邑之民而驅之且不足矣

柬呂豫所

承差回得奉翰誨仰荷軫念盛情至指授地方事宜有悉拔病根之論廟謨神算踈眛敢不祇承歸

以粤右諸猺蠻食內壤至此極矣今茲大舉期在痛加驅殄所以為光復之圖久安之計也若曰殲夷一二渠兇謂足以塞
明詔恐縣未必復復未必守兵未報罷而醜類之滋蔓如故矣十萬之師虛糜倉帑人將謂此舉何此聘之所夙夜惴懼者也

柬陳與松

夏秋以來科覲之繁師旅之務沓來紛至無復從容退食之時雖賢書再寄而尺愫未通方切負愧

使至忽承手教展讀再三令人錯愕久之夫事倚謗興自古記之矣吾人所可自信所可終取信於人者此心而已公之心事如白日青天人所共仰尺霧寸雲其於高明奚損耶琢重琢重以僕之愚謂君子不幸遭謗欲自明心迹固不能無辯然辯已之直枉則可攻人之是非則不可蓋吾誠自辯則謗者不敢吾指而枉自明吾若從而攻人是益其敵而人反不吾信矣肝腑之言惟有道亮察

東應弘齋

開刀之報惟都狼最先次風門又次蓮塘總之未及二百級也其諸各哨寂未有聞恐有不能以盡齊者在焉奈何二酋雖曰就殲然論地方大計不繫于此芟鋤不力勢必滋蔓欲爲久安之圖非掃除大半斷斷乎不可也承教始龍之賊沿山漫逃此獞賊故態竊謂宜乘士兵之銳移營高阜極捕窮搜晝則踪踪肆剿縱火焚山遇夜或望火烟或探汲道賊將不久而自窮矣若劄營太遠即每日發兵僅可搜扒淺近去處而深巖遠菁終不及搜

雖三令五申無益也門下籌之熟矣

柬俞虛江

古田之賊能如二源蕩平即不立鎮可也但以大勢度之勦居其一而撫與逖常居其二縱有守兵二三千其能使之帖然不復有故態耶公勳名蓋世此舉尤當爲粵人千百年畱使伏波武襄之烈不得專美前古區區之厚願也愚意止立兩鎮益以廣福募兵二三千擇將守之俟其彈壓既定鎮兵且耕且守募兵則年減一年何如翠江委爲腹

心之疾他日之所當先者必欲遍舉誠所謂䇿曾
縞者也

柬錢鶴江

地兵素强田兵素弱今田兵在思管哨獲功最多
而地兵縮惰乃爾兵家之事難以逆覩誠然也向
非生力贊則武緣之兵亦幾於遣回矣始龍賊黨
甚多皆遁何處計必有大夥藏匿深山我兵未及
搜耳須移營再進日深一日極力窮搜果無噍類
然後方可他擬也外村窩隱之徒終須一處虛江

數時議論與向日多不同豈神機密算有不輕於
語人耶附復

東俞虛江

閫以外將軍制之公之大主張旣定雖君命有所
不受何嫌於迫中石公性涉過急顧公善處之撫
村云云公亦須有斟酌做得萬全若事體甚難或
挾取首惡或追出窩留或移置下六里但使不爲
地方之患足矣豈在多戮爲功哉持久之說撫臺
斷然無疑摘留精銳二萬儘足以了未了之事矣

公之起居萬須慎重左右之人戒令秘密城門啓閉加謹防閑竊恐事機先洩非散遁則生別心皆不可不預爲之慮也休戚關情不覺瑣聒

柬金中石

向自撫臺入境之初議者謂古田之賊衹用土兵二三萬足以制之僕不自揣度輙有十萬之議諸凡事體齟齬甚多及大兵進剿之後各有司存僕未嘗輕有干預日惟旅進旅退承顔色聽唯諾而已顧以坐次在前一二問對間所不免至不顧地

方利害妄言阻軍以貽患後日非惟不敢爲亦所不忍爲也前台駕行後僕曾白之撫臺云彼中事體今宜一聽該道處置此諸丈所共聞也但撫臺素性節省而以虛冒之言進者日至故今日欲裁兵食明日欲減兵數其實非掣兵也來教撫處已有次第仰見良工苦心地方無復慮矣其以前事務即有不盡如意一切置之度外使我輩共濟之義終始有聞庸非知已之所深懪懪乎糧船不堪裝兵餉米必須多運誠確論也定字纓泉諸丈當

必有處矣

又柬中石

承台翰諄諄滿紙披讀數四不惟爲感且甚爲媿以千百年地方重寄仰賴門下創始經營則圖難於易防著於微勢也亦理也僕嘗對撫臺曰該道身當其任即憂疑之過亦無怪其然撫臺亦深是之今已絕無怒意即虛江前嫌亦盡釋矣憶在東粵劉仁山曾以軍中微事力辯於吳自湖公公答書曰事成付之東流事不成亦付之東流僕每頌

之謂此老此言足以使人忘勞忘死吾輩擔當天下大事廼介於末節細故之間此豪人志士所以扼腕長嘆也工食六錢以募市井無藉之徒則有餘以募浙福之兵則不足僕識之早矣顧撫臺之意必不可回昨僕固爭之乃曰法自我執恩自諸公施亦可倘門下權宜處置當無不從之理門下與虛江苦心至極僕之心亦誠苦而於地方蔑尺寸之益也律以苟祿曠官僕首當言去來教云云益令淺劣悚惶汗出而不可止也勸此佈復不盡

柬鄭崑東

吾閩同遊嶺外者凡五人惟弟與兄最久而荷兄教愛最深兄以榮擢東歸弟獨淹羈于玆念之可勝悵惘地方之事仰丈經猷勞功已奏惟常酋近方生縛行將械送闕庭矣雖按院不免有言然舒積憤杜禍根重爲邊隅稱快即誤報之咎固有攸歸亦不過少減恩賚而已他何足恤哉弟別後火痰盛發齒舌作痛宦情已漠如矣擬即日具請給由爲長往之計倘台旌北指良晤有緣尚圖握手

於鶯湖歛浦上下也

柬方采山同年

弟辱石汀公厚知非言語所能盡終始追隨乃所至願但老母年七旬又七離家一十三年瘴土相依日抱憂鬱近得重病至今未離床褥鄉念日切縮地無由幸竊祿已將三年近以滿告實欲藉此爲長往之計倘蒙長兄憐念於石翁處借重一言俾弟得奉母以歸同胞厚誼感激非淺淺也恃愛冒干不任祈懇

柬余樂吾門生

貴省地方自古田平後遠邇諸猺稍稍斂戢八寨請立土官管束輸糧供兵已屬土巡檢黃賜領之懷遠久廢之邑亦聽撫處縣官得入其地編排立里恢復之一機也惟北三北五尚自疑阻計不日亦就羈縻矣僕自去冬病齒入夏更甚至牽引頭面不可忍近老母患痢尚在呻吟鄉念日殷官況殊澹頃以灊告擬秋杪得此東歸爲長往計無復驅馳之想矣恃在道義之愛敢一吐之

柬周鑑塘同年

古田之役仰藉鴻庥廓清大憝擒馘七千餘徒而老釋俘獲以萬計此時陞州立鎮設將屯兵凡所爲善後圖者已無不盡自班師後四境晏然八寨請官坐鎮輸糧供兵懷遠久廢之區亦服隸轄縣官得入其地編户定差而餉饋所需幾及八萬此尤出意度之外者門下舊氓在念尤慮生之當其難輙敢攄誠以告于左右

柬陳文塘

原任叅將今繫獄魏宗翰泉人也向征二源時相
從事兵革間者累月知其人稔矣不謂以曾酋之
故至罹重獄心竊憫之覈其情誠大有可原者募
兵方至而未給糧造船方完而未下水槩責以失
事之罪疑於冤矣茲幸
朝審行勘事屬臺端固枯骨更生之日也倘蒙推念
蚤賜拯援得脫囹圄異日驅之風濤瘴嶺之間捐
生以報知己必此人也明公方當天下大事爲東
南保全一才將所係於民生國體者豈其微哉恃

愛冒干不任惶恐

復李山人杜

不奉顏色倏倏已殘冬冬矣正切心馳忽承手教辭條豐蔚情致勤惓令人不忍釋手徐味之所以爲鄙人賀者菽水之懽山人所自爲賀者煙霞之樂也顧惟洞雲溪月石乳丹砂山人將終身焉誠樂矣鄙人肩鉅大之寄抱瘝素之憂兢兢焉如臨危壑昔人所謂慙高鳥媿遊魚者此其日也重之皓首慈堂舉情故國雖日在側弗樂也足爲鄙人賀

乎頌仙洞之章汗益沾沾下矣山人倘不出山他
日還當續見一之歌爲鄙人贈也征蠻公使便授
此以謝

復劉仁山

承教周悉諄懇備見憂民之心不啻焚溺感服感
服廼事機未偶暫爾停罷有媿多矣有負多矣但
募兵全無着實昨少薇公查報云兵殊不多因掠
毛村禾米被獞人驅敵當即散回即奚全孝亦逌
不知所往矣信如此此於事何濟廼知罷之未爲不

是也廣東倭寇今果何往昨據鬱林申報十二月
十八日午時已破石城而詢之往來差人多無的
語不知陸川地方曾被侵擾否石汀公初至當此
多事其憂心焦慮更倍往時休戚關情不能不重
繫念公當時一寬慰天下事變極則返廣東之變
已極由此選將練兵從新經畧或亦將返之機也
治病先標目前驅殄倭奴不容不急其他山海之
寇姑且緩之以俟將來即乘機撫之令其殺倭自
贖無不可者草草附言

柬李山人

鄗人自戊辰入粤同鄉聚首先後凡六七人已諸
公相繼遷去所幸得相朝夕山人與征鑾公也居
頃之山人復遁跡仙巖偕漁樵侶風月可望而不
可即然聲聞相及探心毫素不異握手時也今征
鑾公被召北上山人亦舍之而去獨令鄗人羈栖
于此寧不依依顧鄗人之情尤有不能自釋者征
鑾公是行也與二華譚公一德同心爲
宗社生靈圖惟大計宣威漠北樹億萬載無外勛庸

山人著又得從容於二公之間畢謀紓策上厪

明主之知蒲輪安車之詔將復見今日矣良朋日遠鄙人孤陋滋甚肩茲重寄其何爲謀譬之以鉛刀齒堅革不格明矣烏覩所謂勲業哉此鄙人尤所不能自釋於情也山人行矣鄙人不能爲詞以贈道所眷戀之懷如此亦藉以別征鑾且爲先容二華公地也頗存之巾笥以志驗於異時云

東卓樵壺母舅

春來想道候清佳志弟學業日益長進但吾輩士

習近來專攻首場而論策工夫全不肄習通鑑性
理至有不識世代名篇者數年以來入彀甚少未
可委之主司之過也聘三次與事秋闈如初場取
中十五卷以二場定十卷又以三場定五六卷此
中去取以何爲憑非二三場相稱必不得與此巳
試明驗斷斷不可易者若曰俟巳進學進場習之
未晚此尤無志者所云何足以語遠大之望吾舅
諒以是督志弟無待此囑幸一轉語寒門諸子弟
痛自省改庶其出迷途而登之康衢乎

柬殷克齋中丞

古田事體目下頗定昨歲有殘孽黃姓者二三人陰蓄異謀欲糾柳賊爲報復地無應之者被其兄族舉首已密擒正法今益帖然八寨立司懷遠復縣似可無大慮者惟府江之三峝兩岸右江之壯三壯五諸蠻頑梗之性終不可馴水陸衝途勢難竟已秋間不免一舉蓋亦所以固八寨懷遠之招而杜古田攜貳之漸也高明以爲何如張啓謨事敬聞命矣不佞與渠亦有舊識所以爲之地者未

嘗不盡此心顧其數尚屯動輒得咎侯府江舉事當令之効勞舊物之復或有期也

又柬克齋

敝府民風舊頗淳朴凡從事衙門人役率多畏法自亂離之後充皂壯者多仕宦家人及狡猾無賴之徒玩法虐民莫此爲甚每承一批一票輒帶白役數人嚇索多端未入公庭往往費銀數兩至其指稱攫取尤有不敢以究言者其端始於徐郡守被論一時門皂被訪拿者後以賄緣皆得未減公

然置田搆屋不下數十家以此肆志人益傚尤動曰拋一軍徒饒我享用鄉村小民橫罹虐害苦不可堪況等而胥徒又等而簿領者乎門下勤恤民隱不忍匹夫失所諸如此類在所痛剷第恐僻壤窮民下情無由上達耳恃愛敢僭陳之實爲郡民公訴也

東胡廬山

來教惓惓甚感厚念牢皂幇擡大送本出鄙意向已屢示縣官矣茲議剴切有人心者孰不動念茍

可使窮民得霓一分不惟不便於吏郎大不便於我輩亦無不可者明谷公勤恤民隱素同此心新院入境之初亦以此意預聞之何如古聖賢視民如傷今之人乃有視民傷爲無傷者獨何心耶二院代期尚早仁山公方在經理府江俟稍有次第至三月念後往全州未遲便中幸一轉達庶得安心於所事也

寄東竹長兄暨弟姪

前差吏往福州椄魏大參有信附上彼時已知會

推巡撫西粵尚未得

旨即往端州見制府李公至十月念六日方回省接

勅書并領部咨十一月初六日方與殷石汀公交代

視事任此重寄日夜悚惶何以上紓

宵旰之憂下荅士民之望所幸古田獞獞今頗懾服

桂林地方一冬晏然惟府江右江尚在羈縻終須

經理耳邸次毋親而下具安第聘自入秋至今夜

多不寐又發瘡痏氣體孱虛語曰蒲柳之姿望秋

先落正聘之謂投之散地猶且不堪邉徼艱危遑

非其擾如何家中想聞報已久凡事務宜安靜做

官日少居鄉日長子姪輩更當寬厚更當謙虛童

僕輩更當存心更當守分若有一毫夸張之習暴

戾之氣徒自累耳切戒切戒道顯姪已往儀真不

知幾將復回彼中旅寓事宜躬親人心不同有如

其面恐不可專付他人也俞帥役便草報如此

郭襄靖公遺集卷之二十二終